

顏淵問於仲尼曰文王其猶未邪又何以夢為乎仲尼曰默汝無言夫文王盡之也而又何論刺乎馬彼直以循斯須也

斯須者指言我百與汝三焉

列御寇為伯昏無人射引之盈貫措杯水其

肘上發之適矢復沓方矢復寓當是時猶象

人也伯昏無人曰是射之射非不射之射也

嘗與女登高山履危石臨百仞之淵若能射

乎於是無人遂登高山履危石臨百仞之淵

背遠巡足二分垂在外擯御寇而進之御寇

伏地汗流至踵伯昏無人曰夫至人者上闕

青天下降黃泉揮斤八極神氣不變今女怵

然有恟目之志爾於中殆矣夫

適矢復沓者矢去而復沓前矢也方矢復

寓者矢方發而後矢復寓於弦上也背遠

巡足二分垂在外者背淵面山背遠巡而

退垂二分是於外也

肩吾問於孫叔敖曰子三為令尹而不榮華

三去之而無憂色吾始也疑子今視子之鼻

間栩栩然子之用心獨奈何孫叔敖曰吾何

以過人哉吾以其來不可却也其去不可止也吾以為得失之非我也而無憂色而已矣我何以過人哉且不知其在彼乎其在我乎其在彼邪亡乎我在我邪亡乎彼方將躊躇方將四顧何暇至乎人責人賤哉

栩栩然見其卧而鼻息晏然也

仲尼聞之曰古之真人知者不得說美人不

得濫盜人不得劫伏戲黃帝不得友死生亦

大矣而無變乎已況爵祿乎若然者其神經

乎大山而無介入乎淵泉而不濡處卑細而

不德充滿天地既以與人己愈有

无介无間隔也

楚王與凡君坐少馬楚王左右曰凡亡者三

凡君曰凡之亡也不足以喪吾存夫凡之亡

不足以喪吾存則楚之存不足以存存由是

觀之則凡未始亡而楚未始存也

南華真經補本卷之二十

南華真經補本卷之二十一

四一

虛 陵 竹 峯 羅 勉 道 述  
門 人 彭 輝 照 校

外篇

知北遊

知北遊於玄水之上登隱斧之丘而適遭無為謂焉知謂無為謂曰予欲有問乎若何忍何慮則知道何處何服則安道何從何道則得道三問而無為謂不答也非不答不知答也知不得問反於白水之南登孤闕之上而踞狂風焉知以之言也問乎狂風狂風曰啖乎知之將語若中欲言而忘其所欲言知不得問反於帝宮見黃帝而問焉黃帝曰無思無慮始知道無慮無服始安道無從無道始得道知問黃帝曰我與若知之彼與彼不知也其孰是邪黃帝曰彼無為謂真是也狂風似之我與汝終不近也夫知者不言言者不知故聖人行不言之教道不可致德不可至仁可為也義可虧也禮相偽也故曰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

仁而後義失義而後禮禮者道之華而亂之首也故曰為道者日損損之又損以至於無為無為而無不為也今已為物也欲復歸根不亦難乎其易也其唯大人乎生者死之徒死者生之始孰知其紀人之生氣之聚也

聚則為生散則為死若死生為徒吾又何慮故萬物一也是其所美者為神奇其所惡者為臭腐臭腐復化為神奇神奇復化為臭腐故曰通天下一氣耳聖人故貴一知謂黃帝曰吾問無為謂無為謂不應非不我應不知應我也吾問狂屈狂屈中欲告我而不我告非不我告中欲告而忘之也今予問乎若若知之矣故不近黃帝曰彼其真是也以其不知也此其似之也以其忘之也予與若終不近也以其知之也狂屈聞之以黃帝為知言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四時有明法而不議萬物有成理而不說聖人者原天地之美而達萬物之理是故至人無為大聖不作觀於天地之謂也今彼神明至精與彼百化物已死生方圓莫知其根也焉然然而萬物自古

以固存六合為巨未離其內秋豪為小待之成體天下莫不沈浮終身不故陰陽四時運行各得其序恬然若亡而存油然不形而神萬物畜又而不知此之謂本根可以觀於天矣

神明至精人心也今人不能如聖人之觀天乃以其神明至精者與彼百般變化故物之死生方負不能知其本根然逝者固翩然莫返矣而萬物之理自古未嘗不存人自不覺耳此道無內外無小大天下莫不固於沈浮消長之中常新而不故四時之序亦運行而不息能恬然若亡而存油然不形而神萬物並蓄而不知則能知其本根而可以觀天矣

葛缺問道乎被衣被衣曰若正汝形一汝視天和將至攝汝知汝度神將來舍德將為汝美道將為汝居汝腫焉如新生之懷而無求其故言未卒葛缺睡寐被衣大悅行歌而去之曰形若槁骸心若死灰其真知不以故自持姦姦昧昧無心而不可與謀彼何

人哉

舜問乎丞曰道可得而有乎曰汝身非汝有也汝何得有夫道舜曰吾身非吾有也孰有之哉曰是天地之委形也生非汝有是天地之委和也性命非汝有是天地之委順也隸子非汝有是天地之委蛇也故行不知所往處不知所持食不知所味天地之強陽氣也又胡可得而有邪

孔子問於老聃曰今日晏閒言敢問至道老聃曰汝齋戒疏淪而精神指擊而知夫道實難言哉將為汝言其崖略夫昭昭生於冥冥有倫生於無形精神生於道形本生於精而萬物以形相生故九竅者胎生八竅者卵生其來無迹其往無崖無門無房四達之皇皇也邈於此者四技彊思慮恂達耳目聰明其用心不勞其應物無方天不得不高地不得不廣日月不得不行萬物不得不昌此其道與且夫持之不必知辯之不必慧聖人以斷之矣若夫益之而不加益損之而不加損者聖人之所保也淵淵乎其若海魏魏同

乎其終則復始也運量萬物而不匿則君子之道彼其外與萬物皆往資焉而不匿此其道與中國有人焉非陰非陽處於天地之間直且為人將及於宗自本觀之生者皆皆物也雖有壽夭相去幾何須臾之說也奚足以為堯桀之是非

言人不必博之辯之聖人已有一定之說矣聖人之說不可損益也淵淵乎其若海魏魏乎其終則復始兩向所以贊聖人之道運量萬物而不匿則君子之道彼其外與言有心於運量萬物者皆務外也萬物皆往資焉而不匿此其道也與言不足為道也中國有人超出陰陽之外其處於天地之間但聊且為人耳將及於其宗宗者太虛也自大虛觀之人生者如暗曉之物耳禮記註醢梅漿也暗又醞之也漿雖久暗能得幾時日多者為壽日少者為夭故凡世人所辨辯者皆須臾之說也奚足以為堯桀之是非  
果茲有理人倫雖難所以相尚聖人遺之而

不違過之而不守調而應之德也偶而應之道也帝之所興王之所起也

果茲雖微物而枝條花實亦有倫理君臣父子夫婦朋友之倫雖若煩難亦所以相齒序聖人處人倫之間過之而不違未嘗廢之過之而不守未嘗留戀焉與之調和而應之所以為德與之並偶而應之所以為道帝王興起皆不外是也

人生天地之間若白駒之過卻忽焉而已注然勃然莫不出焉油然漻然莫不入焉已化而生又化而死生物哀之人類悲之解其天彼墮其天袞紛乎究乎魂魄將往乃身從之乃大歸乎不形之形形之不形是人之所同知也非將至之所務也此衆人之所同論也彼至則不論論則不至明見無值辯不若默道不可聞聞不若塞此之謂大得  
紛亂宛轉形容散墮之貌不形之形無而生也形之不形化而無也值遇也大道之要明見者不能值之故辯不如默  
東郭子問於莊子曰所謂道惡乎在莊子曰

無所不在東郭子曰期而後可莊子曰在螻蟻曰何其下邪曰在稊稗曰何其愈下邪曰在瓦甕曰何其愈甚邪曰在屎溺東郭子不應莊子曰夫子之問也固不及質正獲之問於監市履狶也愈下愈況

期指定言之也質本也所問泛然不及於本故吾對之如此正獲者儀禮飲射之禮有司正司獲監市履狶者市監買賣以足履豕而知其斤兩者也司正司獲之與監市履狶雖異職而同為飲射之事故問之也履狶者從豕之上體而履至下體每下愈比況而肥瘠見矣俗以兩體齊為豕肥是也所言愈下愈甚比况觀之而道可見矣

汝唯莫必無乎述物至道若是大言亦然周徧成三者異名同實其指一也嘗相與遊乎無何有之官同合而論無所窮乎嘗相與無為乎澹而靜乎漠而清乎調而閒乎寥已吾志無往焉而不知其所至去而來不知其所止吾已往來焉而不知其所終彷徨乎



馮反皮闕大知入焉而不知其所窮

莫不然也必不然也即論語無適也無莫也之義上文言道無不在故此云汝唯或莫必皆順物之自然不與物相違所謂至道如此而已所謂大言亦然周徧咸三言者異名同實其指則一可以包括眾事如是則皆是非則皆非自無爭矣嘗試也嘗相與遊乎無何有之宮同舍而論無所終窮乎作一連讀家虛也家已吾志虛吾心也雖或有往只如無往而不知其所至之地雖去而來不知其所止之地雖已經往來亦不知曾往來故曰不知其所終馮闕虛無之門也天問馮翼惟像何以識之淮南子天地未形馮翼翼彷彿乎馮闕者倘佯乎虛無之門也大知之人直入此門而莫知其所極

上文申言不知其終窮之意物物上物字人物之以名枚數之也所謂者眾所謂也下謂字同彼亦指所謂之彼也以名數物者無窮盡與之無涯際其有涯際者乃眾之謂物際也其實無際而彼謂之際故云不際之際彼所謂際其實無際故云際之不際者也

以質正今老龍吉死則我無所發我之狂言而亦終於泯沒以死矣今於道秋毫之末萬分未得處一焉指神農也藏其狂言即無所發也於人之論者謂之冥冥人之論道者以其無形無聲而但謂之冥冥也於是泰清問乎無窮曰子知道乎無窮曰吾不知又問乎無為無為曰吾知道曰子之知道亦有數乎曰有曰其數若何無為曰吾知道之可以責可以賤可以約可以散此吾所以知道之數也泰清以之言也問乎無始曰若是則無窮之弗知與無為之知孰是而孰非乎無始曰不知深矣知之淺矣弗知內矣知之外矣於是泰清中而歎曰弗知乃知乎知乃不知乎孰知不知之知無始曰道不可聞聞而非也道不可見見而非也道不可言言而非也知形形之不形乎道不當名無始曰有問道而應之者不知道也雖問道者亦未聞道道無問問無應無問問之是問窮也無應應之是無內也以無內待問窮若是者外不觀乎宙宇內不知乎太初是以不過乎

崑崙不遊乎太虛

光曜問乎無有曰夫子有乎其無有乎光曜不得問而執視其狀貌宵然空然終日視之而不見聽之而不聞搏之而不得也光曜曰至矣其孰能至此乎子能有無矣而未無無也及為無有矣何從至此哉大馬之捶鉤者年八十矣而不失毫芒大馬曰子巧與有道與曰臣有守也臣之年二十而好捶鉤於物無視也非鉤無察也是用之者假不用者也以長得其用而況乎無不用者乎物孰不資焉

大馬者大司馬也捶鉤者煨帶鉤之工

冉求問於仲尼曰未有天地可知邪仲尼曰可古猶今也冉求失問而退明日復見曰昔者吾問未有天地可知乎夫子曰可古猶今也昔日吾昭然今日吾昧然敢問何謂也仲尼曰昔之昭然也神者先受之今之昧然也且又為不神者求邪無古無今無始無終未有子孫而有子孫可乎冉求未對仲尼曰已矣未應矣不以生生死不以死死生死亡有

待邪皆有其一體有先天地生者物邪物物者非物物出不得先物也猶其有物也無已

聖人之愛人也終無已者亦乃取於是者神者人心之神明昔之昭然者此心之神先領受之今之昧然者此心忽然蒙蔽又有不神處也天地本無古今無始終汝問未有天地之先猶問人未有子孫而有子孫可乎已矣未應矣若言冉求之未應可以已矣不須應矣我為汝言之生者自生不是以生生其死死者自死不是以死死其生生死本無所待只是生則一體同生死則一體同死豈有先天地而生之物邪凡羣然迸出而謂之物物者本非物也未生以前此身在何處物之出不得有在物之先者但如有物以生之耳如有物以生之則生之道自無窮已聖人之愛人終無已者亦有取於生生不息之義也

顏淵問乎仲尼曰回嘗聞諸夫子曰無有所將無有所迎回問其遊仲尼曰古之人外化而內不化今之人內化而外不化與物化

者一不化者也安化安不化安與之相靡

必與之莫多狶韋氏之國黃帝之國有虞氏之官湯武之室君子之人若儒墨者師故以是非相整也而況今之人乎聖人處物不傷物不傷物者物亦不能傷也唯無所傷者為能與人相將迎  
外化而內不化者應物而心不與之俱內化而外不化者心無定而為事物所撐觸也與物化者外化也一不化者內不化也安者何也何所謂化何所謂不化何能與之相靡必為其所銷鑠而所存無幾矣自狶韋黃帝有虞湯武至於儒墨家元以是非辯論相整粉何況今之人乎相整則甚於相靡矣圃則狹於圃室則深於堂愈趨愈甚也傷字正與靡字蓋字相照

山林與阜壤與使我欣欣然而樂與樂未畢也哀又繼之哀樂之來吾不能禦其去弗能止悲夫世人直謂物逆旅耳夫知遇而不知所不遇知能能而不能所不能無知無能者固人之所不免也夫務免乎人之所不免者

豈不亦悲哉至言去言至為去為齊知之所  
知則淺矣

南華真經循本卷之二十一

南華真經循本卷之二十二

虛陵竹峯 羅龜道述  
門人 彭祥點校

雜篇

庚桑

老聃之役後有庚桑楚者偏得老聃之道  
以比居長壘音根之山其臣之畫然知者去  
之其妾之挈然仁者遠音去之擁腫之與居鞅  
宰之為使居三年長壘大壤音根畏壘之民相  
與言曰庚桑子之始來吾灑然異之音此今  
吾日計之而不足歲計之而有餘庶幾其聖  
人乎子胡不相與尸而祝之杜而稷之手庚  
桑子聞之南面而不釋然弟子異之庚桑子  
曰弟子何異於予夫春氣發而百草生正得  
秋而萬實成夫春與秋豈無得而然哉大道  
已行矣吾聞至人尸居環堵之室而百姓猖  
狂不知所往今以畏壘之細民而竊竊焉欲  
俎豆予予賢人之間我其杓音此之人邪吾是  
以不釋於老聃之言  
至人尸居環堵之室而百姓猖狂不知所

如往言至人隱處而人不知其姓名故猖  
狂莫知所歸杓與標同揭木為標則人皆  
見之不釋於老聃之言謂老聃之道以無  
為為主而人猶不能相忘吾是以不釋於  
其所言

弟子曰不然夫尋常之溝巨魚無所還其體  
而鯢鮪為之制步仞之丘陵巨獸無所隱其  
軀而夔狐為之梓且夫尊賢授能先善與利  
自古堯舜以然而況畏壘之民乎夫子亦聽  
矣庚桑子曰小子來夫兩車之獸介而離山則  
不免於網罟之患吞舟之魚磔而失水則蟻  
能苦之故鳥獸不厭高魚鼈不厭深夫全其  
形生之人藏其身也不厭深涉而已矣且夫  
二子者堯舜又何足以稱揚哉是其於辨也  
將妄鑿垣墻而殖蓬蒿也簡髮而櫛數耒而  
效竊竊乎又何足以濟世哉舉賢則民相軋  
任知則民相盜之數物者不足以厚民之  
於利甚勸子有殺父臣有殺君正畫為盜日  
中穴音此吾語汝大亂之本必生乎堯舜之  
間其末存乎千世之後其必有人與人相食